

## 杜十娘故事的本事及在韓國日本的接受與改編

肖 大 平\*

<目次>

- |                     |                    |
|---------------------|--------------------|
| I. 《負情儂傳》的“實錄”精神    | IV. 杜十娘故事在日本的接受與改編 |
| II. 杜十娘故事本事考        | V. 結 論             |
| III. 杜十娘故事在韓國的接受與改編 |                    |

在中國明代的短篇小說中，杜十娘的故事應該算最著名的一個故事。這個故事見于明人馮夢龍著名的《三言·警世通言》中的《杜十娘怒沉百寶箱》篇中。

### I. 《負情儂傳》的“實錄”精神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故事講明代萬曆年間書生李甲，在京城與妓院頭牌杜十娘相愛，從親友中湊錢三百兩銀子將杜十娘贖了出來。二人買舟返鄉，途中泊船瓜洲。不料遇到赴揚州販鹽的鹽商孫富，孫富看中了杜十娘的美色，設計拆散二人，慫恿李甲將杜十娘賣給自己。杜十娘得知自己被賣後，將平生掙來的珠寶投入江中，并絕望的自沉于江。

由于馮夢龍小說家兼刊刻家的身份，當時《三言》的大量刊行，使得這個故事在明代甚至到了清代都流傳非常廣泛，到了清代出現了很多以杜十娘

\* 高麗大學 比較文學系 博士生

沉江故事為主題的戲劇。

事實上，這個故事的原創並不是馮夢龍，而是比馮夢龍長四歲的明人宋懋澄。宋懋澄，吳地松江華亭(今上海)人，生于明穆宗隆慶三年(1569)，卒于明神宗萬曆四十七年(1619)，明代著名的短篇小說家，著有《九齋集》。杜十娘故事的故事最早就是由宋懋澄記載了下來。收入其所著《九齋集》第五卷中，名《負情儂傳》，全文有2800餘字，較之馮夢龍的《杜十娘怒沉百寶箱》要短很多。在我們今天看來，完全把這部作品當成一部文言短篇小說來看待。事實上，如果依照當時的觀念來看，這部作品并不能算作一篇小說，而只能算作一篇社會紀實作品。在《負情儂傳》的結尾，作者有一段後記性的文字，交代了這部作品的寫作過程及背景：

“宋幼清曰：餘自庚子秋，聞其事于友人。歲暮多暇，援筆敘事，至‘妝畢而已就曙矣’，時夜將分，困憊就寢，夢披發而其音婦人者，謂餘曰：‘妾自恨不識人，羞令人間知有此事。近幸冥司見憐，令妾稍司風波，問預人間禍福。若郎君為妾傳奇，妾將使君病作。’明日果然，幾十日而間，因棄置篋中。丁未，携家南歸，舟中檢笥稿，見此事尚存，不忍湮沒，急捉筆足之，惟恐其複崇，使我更捧腹也。既書之紙尾，以紀其異，複寄語女郎：‘傳已成矣，它日過瓜洲，幸勿作惡風波相虐。倘不見諒，渡江後必當複作，寧肯折筆同盲人乎！’時丁未秋七月二日，去庚子蓋八年矣。舟行衛河道中，距滄州約百餘裏。不數日，而女奴露桃忽墮河死。”<sup>1)</sup>

後記中記叙了自己夢見杜十娘鬼魂，以及因自己未聽從杜十娘鬼魂的命令而執意寫作《負情儂傳》導致自己的女僕露桃墮河而死的事情。在我們看來這就是小說家故弄玄虛。實際上，女奴露桃墮河而死却是真有其事，宋懋澄《九齋集》中有《祭女奴墮水文》一篇，就是對女奴露桃的吊文。文中雲：

“萬曆五年七月初五日，主父華亭宋懋澄，自京携家南歸，舟行衛河，當

1) 宋懋澄，《九齋集》卷五。

油防、夏店之間，土人成爲上口，于時湍水北流，猛風南駛，有家奴留壽妻露桃，走船舷之右，墮水不起，澄及主母，不勝悲痛，聊備三牲盃酒，揮涕赴流……”<sup>2)</sup>

對《負情儂傳》的後記，著名學者徐朔方先生雲：“非文人故作狡狴，乃紀實之作也。”<sup>3)</sup>其實除了《負情儂傳》外，宋懋澄《九齋集》中還有好幾篇類似社會紀實性的作品如《叔父安遠令愚卿君本傳》、《顧思之傳》、《盛重之傳》、《袁微之傳》等。<sup>4)</sup>我們今天當成小說來讀，但是作家在創作的時候是抱著“實錄”的態度和精神來寫的，雖然在《負情儂傳》的後記中，作者自稱這個故事是從朋友那裏道聽塗說而來，但是筆者以爲這個故事在當時發生的影響之巨，從宋氏開始寫作《負情儂傳》的萬曆庚子年(萬曆二十八年(1600))到最終完成的丁未年(萬曆三十五年(1607))，這篇短篇小說的寫作中間間隔了八年，後記中宋氏自雲：“渡江後必當複作，寧肯折筆同盲人乎?”由作者對這個故事的執著，可以想見這個事故在當時影響是非常大的。由宋懋澄《負情儂傳》寫作的“實錄”態度和精神，我們據此可以推測，這個故事必然有其本事。

## II. 杜十娘故事本事考

據查，《萬曆野獲編》卷23《杜韋》記載了這樣一件事與杜十娘的故事十分相似：

“角妓杜韋，吾郡城中人也，以妖豔冠一時，雲間範牧之(允謙)孝廉，故憲中吳之長公，今學憲長倩之伯兄，少時佻達，一見契合，兩人誓同生死。而范婦翁爲陸阜南(樹德)中丞，聞之大怒，訟之官，系獄中，牧之以重資竄取而

2) 宋懋澄，《九齋集》卷九《祭女奴墮水文》。

3) 徐朔方，《宋懋澄年譜(續)》，原載《明清小說研究》，1997年3月刊。

4) 見徐朔方，《宋懋澄年譜(續)》，原載《明清小說研究》，1997年6月刊。

出，携之遠逃。迨丙子冬，挈以計偕抵京，已病瀕殆，不復能入試，春盡則歿于邸中矣。韋持柩歸，自度歸時，陸氏必不容其活，甫渡江中流，兩袖中一實演宋硯，二物俱牧之所日用，且性重能沉也，一躍入水，救之無及矣。此事見松江諸名士記傳中，不必備錄。獨死後一事甚奇。餘頃北上渡揚子江，起而小便水中，舟人皆力止以爲不可，餘怪問故，則雲近日江西一仕客過此，有小奚臨江小遺，忽僵僕作吳語曰：‘汝何人敢汙我頭鬢，我名杜韋，游戲水府者將三十年，乃一旦見辰至此。’仕客大駭，且不解吳音，急泊舟詢故老，知其事者爲述始末，仕客具牲醴拜奠首過，小奚始蘇，然則韋爲水仙耶？抑入蛟宮作織綃人耶？總之怨忿所結，未能托生，沉滯滄波，亦可哀矣。吳中張伯起曾語餘曰：‘丁醜春臨場時，往省牧之病，時韋坐其榻旁，牧之咯血在口，力弱不能吐，則韋以口承之，即咽入喉，一咽一殞絕，頃刻間必數度。吾觀牧之在死法不必言，即韋韻致故在，亦憔悴無復入理矣。牧之曰：‘汝可代我與張伯伯一話。’韋應曰：‘君怯甚，不可多語傷神，我上天入地必隨君。’範亦爲哽咽，此時已心知二人，必無獨死理矣。伯起每爲餘談此，泪尚承睫，餘亦爲之掩袂。’<sup>5)</sup>

另外明代人陳繼儒《範牧之外傳》與這個故事十分相似。又有明人範濂著《雲間據目抄·紀人物·範允謙》所記，與《範牧之外傳》略同，其事又稍略，文字多所雷同，當是摘抄于《範牧之外傳》。馮夢龍《情史》中也有類似記載。

《萬曆野獲編》卷23《杜韋》記載的是明萬曆年間的妓女杜韋和書生範牧之二人感人的愛情故事。分析《萬曆野獲編》卷23《杜韋》與宋懋澄的《負情儂傳》，有很多地方具有相似性。我們不妨將這兩者做一番比較。具體可以參看下表：

比較的項目	《萬曆野獲編》	《負情儂》	分析
女主人公姓名	杜韋	杜微	“韋”、“微”二字雖形異，但是發音類似
女主人公身份	角妓	教坊女郎	皆雲妓女，且長相不俗

5) 《萬曆野獲編》卷23 《杜韋》。

男主人公籍貫	松江	浙東	地緣上非常接近
故事發生的時間	萬曆五年前後	萬曆年間	時間相差不大
愛情故事發生的地點	有“迨丙子冬，挈以計偕抵京”記載	北京	在北京都曾有過一段在一起的生活
男主人公進京趕考的情節	“不復能入試”	“人貲遊北雍”	皆欲參加科舉考試
女主人公被賣為商人婦的情節	被賣給晉商	被賣給新安鹽商	都被賣為商人婦

從上表的對比可以看出，杜韋的身份、經歷與杜十娘之間有著很多相似性。故事發生的時間、地點也很接近。男女主人公的愛情都也遭到了因為女主人公的妓女身份而招來的不為世俗見容的矛盾。女主人公最後的結局都是沉江而死。

不同之處是：

1. 在《萬曆野獲編》卷23《杜韋》中，杜韋沉江的原因是為了殉情，因為所愛的郎君範牧之已經先她而死。而在《負情儂》中，杜十娘沉江的原因是因為李甲的背叛和薄情而導致的絕望。

2. 在《負情儂傳》及《杜十娘怒沉百寶箱》中，最重要的看點就是百寶箱這個道具。而百寶箱在杜十娘故事的流傳過程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而這在《萬曆野獲編》卷23《杜韋》卻是文房用具。

筆者將杜韋認定為杜十娘的原型，將杜韋沉江的故事認定為杜十娘沉江故事的本事，是基于人物及事件情節上的相似性的基礎上的。當然我們也可以提出一些疑問：其中最大的一個疑問是，既然百寶箱在故事的流傳過程中這麼重要，如果杜韋沉江是杜十娘沉江故事的本事，那麼為什麼在本事中沒有提到百寶箱，杜韋投江之時攜帶的是範牧之身前所用的文房用具，而不是百寶箱？

考杜韋投江在萬曆五年前後(1577年)<sup>6)</sup>，而《負情儂傳》初稿成于萬曆二

6) 考《野獲編》有關於此事發生時間的記載，沈德符在《野獲編·杜韋》條中說

十八年(1600年)，終稿成于萬曆三十五年(1607)。從本事發生到小說家宋懋澄動筆寫這個故事，中間經過了二十三年。或許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在故事發生後，人們對杜韋殉情沉江自然不免口耳相傳，而在口耳相傳的過程中，百寶箱這個細節或許被哪個不知名的傳言者加了進去，這樣，流傳到宋懋澄那裏自然就有了百寶箱這個細節。至于“百寶箱”何時、又經何人加了進去，尚不可知，只能存疑待考。

### III. 杜十娘故事在韓國的接受與改編

明清之際，中朝兩國的文學交流是非常活躍的，其中最主要的一個方式是大量的中國典籍包括小說傳入朝鮮。朝鮮人對中國小說的興趣，不僅僅停留在閱讀中國的固有的典籍，甚至還做過一些編選中國小說的工作。《刪補文苑植橘》就是其中的一部。《刪補文苑植橘》收唐傳奇十七篇，明清小說三篇。孫楷第先生在《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一書中雲：

“此《文苑植橘》或為朝鮮人翻明本，或是朝鮮人選宗邦之文，以餘譚陋，不能考證。”<sup>7)</sup>

提到《刪補文苑植橘》一書成書過程的問題。

據韓國金榮鎮先生考證，《刪補文苑植橘》由朝鮮英祖時期丞相金錫周編選而成。對於《刪補文苑植橘》成書後在朝鮮的傳播，以及有沒有當時朝鮮文人對《刪補文苑植橘》中的作品進行仿作，這些問題尚不可考。但是

---

：“迨丙子冬，挈以計偕抵京，已病瀕殆，不復能入試，春盡則歿于邸中矣。”“丁醜春臨場時，往省牧之病……”沈德符所說的丁醜，據查在隆萬時代只有明神宗萬曆五年(1577年)，也只有這一年在北京有科舉會試。由此可證，丙子，是明神宗萬曆四年(1576年)；丁醜，是明神宗萬曆五年(1577年)。可見，杜韋沉水是發生在萬曆五年前後。

7) 譚正璧，《三言二拍研究資料(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355頁。

《刪補文苑植橘》中收錄了宋懋澄的《負情儂傳》，這是杜十娘故事跨出國界在海外傳播的一個重要事實。

另外1906年2月6日至18日，韓國《大韓每日申報》138號至149號，連載了根據馮夢龍《杜十娘怒沉百寶箱》故事改編的小說作品，名為《青樓義女傳》。對這兩部作品，我們不妨作如下的比較考察。

### 1. 兩部作品的相似處

#### (1) 人物命運的相似處

無論在宋懋澄的《負情儂》還是在馮夢龍的《杜十娘怒沉百寶箱》中，杜十娘都是因為愛情的絕望而自沉于江。在韓國《青樓義女傳》中，女主人公同樣遭到了中間人的挑撥，遭到了薄情男子的背叛和拋棄，最後都是絕望的以投水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中韓兩部作品中女主人公的命運都是悲劇性的。

#### (2) 故事情節上的相似處

故事的情節上有很多相似之處。我們將兩部作品的情節列表如下：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	《青樓義女傳》
開端	李杜恩愛，受逐贖妻	裴生贖妓，返鄉朝鮮
發展	孫富挑撥，李甲賣妻	李生慫恿，裴生賣妻
高潮	十娘絕望，自沉于江	麗人哭訴，投江自盡
結局		漁夫得寶，幻化黑牛

由以上的比較來看，兩部作品情節大致是相似的。從故事情節上能明顯看出，《青樓義女傳》是對馮夢龍的《杜十娘怒沉百寶箱》的模仿。

#### (3) 作家創作動機、作品精神的相似處

在馮夢龍的《杜十娘怒沉百寶箱》結尾雲：“後人評論此事，以為孫富謀奪美色，輕擲千金，固非良士；李甲不識杜十娘一片苦心，碌碌蠢才，無足

道者。獨謂十娘千古女俠，豈不能覓一佳侶，共跨秦樓之鳳，乃錯認李公子。明珠美玉，投于盲人，以致恩變為仇，萬種恩情，化為流水，深可惜也！”。

而《青樓義女傳》的結尾雲：“約略說來，裴生當初為何如此迂腐，後來有事那麼卑鄙。假使培生不改初衷，那麼，寶貝與美人均歸裴生所有，豈非人才兩得的得？況且青春女子也不至于變成千古冤魂。真是愚昧、無知而無情啊！自古至今，見利忘義者，又豈僅僅是裴生而已。裴生之事不足論道，而美人所作所為却值得效法。當今，輕薄之士與娼家小婦足以為。”<sup>8)</sup>

可見，兩部作品的作者都對男主角的見利忘義、背信棄義的薄情之舉十分鄙視，對女主角被拋棄而自沉于江的悲劇結尾都深表同情。應該說在作品的精神上，兩部作品都具有悲劇意識和譴責精神，《青樓義女傳》的勸誡目的表現的更為明顯，作者直接說：“當今，輕薄之士與娼家小婦足以為戒。”明確表明了創作這部小說的動機。

## 2. 兩部作品的不同之處

以上是兩部作品的不同之處，實際上也有很多不同，畢竟是兩個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作家、用不同的語言、帶著本民族의思想和視點創作出來的。不同之處集中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 (1) 人物身份的不同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中，李甲的身份是一名赴京城應舉的考生，是布政司的大兒子。而《青樓義女傳》中的裴生是朝鮮人，來到北京的目的是為了經商。一個是參加科舉的士子，一個是做國際生意的商人。

### (2) 故事發生地點背景的不同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是在中國本土發生的故事，李甲于杜十娘相遇在京城的妓院，買舟返鄉的目的地是江浙一帶，泊船的地點在瓜洲(今南京邗

---

8) 中文譯本依游娟環《韓國翻版中國小說的研究》後附中文譯《青樓義女傳》，《域外漢文小說論究》，中國古典文學會主編，學生書局印行，1989年2月初版，65-92頁。

縣)。而《青樓義女傳》故事的男主人公是朝鮮人，雖然裴生遇到女主人公也是在北京，但是最後要帶其返回朝鮮，故事具有了國際性。

### (3) 故事結尾的不同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在杜十娘沉江後交代了孫富和李甲各自的結局：“李甲在舟中。看了千金，轉憶十娘，終日愧悔，郁成狂疾，終身不痊。孫富自那日受驚，得病臥床月餘，終日見杜十娘在傍詬罵，奄奄而逝。”而在《青樓義女傳》中對孫李二人落荒而逃後的結局沒有詳細交代。

在故事的最後，《杜十娘怒沉百寶箱》續寫了柳遇春打撈出杜十娘沉入水中的珠寶的故事；而在《青樓義女傳》中，也續寫了漁夫打撈出寶貝的故事，不同的是，漁夫打撈出來的是一張“金錢紙”，上面畫有黑母牛的樣子，用水將其潤濕後能從裏面跑出數不清的黑母牛來。這種奇幻的想像力顯然比馮夢龍續寫的柳遇春見到杜十娘鬼魂的想像力要更為詭譎、誇張，增強了小說的浪漫氣質。

### (4) 作者對女性命運的態度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結尾雲：“獨謂十娘千古女俠，豈不能覓一佳侶，共跨秦樓之鳳，乃錯認李公子。明珠美玉，投于盲人，以致恩變為仇，萬種恩情，化為流水，深可惜也！”可知馮夢龍對杜十娘沉江悲劇所持的態度是同情和惋惜。而《青樓義女傳》作者却認為：“裴生之事不足論道，而美人所作所為却值得效法。”認為杜十娘沉江之舉值得效法。

在我們今天女性地位逐漸升高的社會背景下來看，杜十娘沉江自然是不值得提倡的。而作者却認為杜十娘的行為值得效法，可以看出在20世紀初(1906年前後)的韓國，社會上對女性的態度依然深受傳統綱常倫理的束縛，對女性的評價依然堅持著朱子理學的婦女節烈觀。

## IV. 杜十娘故事在日本的接受與改編

《刪補文苑植橘》後來又經朝鮮傳入日本。孫楷第先生《日本東京所見

中國小說書目》云：

“《刪補文苑橋》三卷，宮內省圖書寮，成篋堂文庫。此書宮內省圖書寮與德富氏成篋堂均藏一部，系高麗抄本。半頁十行，行二十八字。目二卷，正文分四卷抄之。成篋堂所藏為高麗活字本，半頁十行，行二十字，書二卷。目與宮內省抄本同。二書卷首并無序，曰刪補，似有舊本，多收唐人傳奇，明清小說亦有三種。”<sup>9)</sup>

可知，編選了十七篇唐傳奇和三篇明清小說的《刪補文苑橋》，經朝鮮傳入了日本。至於傳入的時間和傳入的方式，我們尚不可考。但是《負情儂傳》在傳入日本後，產生了仿寫之作。素有“日本讀本小說鼻祖”之稱的日本作家都賀庭鐘熱衷於中國小說，并用日語改寫了大量的作品，其《繁野話》中收的《江口俠妓憤薄情怒沉珠寶》就是根據中國的杜十娘故事改編的。

以下我們將中國《負情儂傳》與日本《江口俠妓憤薄情怒沉珠寶》的做一番比較研究。

#### 1. 主要人物比較

(1) 杜十娘。《江口俠妓憤薄情怒沉珠寶》中杜十娘換成了“白妙”，稱：“十三歲開始接客，在妓院中已經呆了九個年頭”，換句話說現在是二十二歲了。而《負情儂》中並沒有交代杜十娘的年齡。

(2) 李甲。《負情儂》中李生換成了《江口俠妓憤薄情怒沉珠寶》“小太郎安方”。

(3) 孫富。《負情儂傳》中沒有指明其名字，馮夢龍《杜十娘》中作“孫富”，是赴揚州販鹽的鹽商。《江口俠妓憤薄情怒沉珠寶》中名“柴江酒部輔原繩”，沒有固定的職業，是官府追拿的海賊。也是個尋花問柳之徒，曾經見

---

9) 譚正璧，《三言二拍研究資料(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355頁。

過白妙。

(4) 其他人物：

① 借錢李甲以贖出杜十娘的李甲之友：《負情儂傳》不道其名，馮夢龍《杜十娘怒沉百寶箱》中名柳遇春，并有對話及細節描寫。而《江口俠妓憤薄情怒沉珠寶》中換做“成雙”。而且在《江口俠妓憤薄情怒沉珠寶》末尾，創造性的續寫了成雙在白妙沉江後于江中打撈出白描妙所沉寶物。

② 李甲表哥和多然重：在《負情儂傳》中並沒有這個角色。而在《江口俠妓憤薄情怒沉珠寶》中這個角色是都賀庭鐘的原創，在小說中擔任著重要的角色：甲、在《負情儂》中，孫富對李甲的勸誘是面對面的，而《江口俠妓憤薄情怒沉珠寶》中是通過小太郎的表哥和多然重來轉話；乙、勸說小太郎放棄杜十娘，造成白妙對人生的絕望；丙、在李甲回到家中，和多然重又幫助李甲在李甲父親面前為其說情。

③ 杜十娘的姐妹：《江口俠妓憤薄情怒沉珠寶》中白妙出風塵之前與之道別的姐妹名小雪。而《負情儂傳》中，杜十娘的姐妹們都不具其名，是一群模糊的群像。

④ 老鴿：《江口俠妓憤薄情怒沉珠寶》中老鴿自稱老身吃齋念佛。”可見是佛教信徒，而《負情儂傳》中並沒有交代。

⑤ 李甲之父：《負情儂》中，明確交代李甲的父親是藩臬司的長官，沒有指出其名。而《江口俠妓憤薄情怒沉珠寶》中小太郎的父親是郡司，并交代了名字“太夫正方”。

2. 故事發生的時間、地點的更換：

日本《江口俠憤薄情怒沉珠寶》中，將故事發生的時間、地點都進行了更換。

(1) 時間的更換：

《負情儂》中故事發生的時間是明代萬曆年間。而《江口俠妓憤薄情怒沉珠寶》中故事發生的時間是日本鎌倉時代。

## (2) 地點的更換：

《負情儂傳》中李杜二人停船及十娘沉江的地方在瓜洲(今江蘇省邗縣)，而《江口俠妓憤薄情怒沉珠寶》中小太郎與白妙停船的地方名“大物”。

## 3. 故事情節比較

《負情儂傳》和《江口俠妓憤薄情怒沉珠寶》在故事情節上基本是一致的，故事情節主要有這樣一些環節組成：開端——李杜恩愛、老鴿逐客；發展——贖出十娘、泊船瓜州；高潮——孫富起心、李甲賣妻；結局——十娘沉江。

這是《負情儂傳》和《江口俠妓憤薄情怒沉珠寶》兩個故事都具有的情節，但是《江口俠妓憤薄情怒沉珠寶》在杜十娘沉江後加入了小太郎和成雙的結局的描述：

小太郎帶著柴江的長刀、短刀等寶物回家拜見父親，表哥多和然重的游說和求情，小太郎得到了父親的原諒。後來父親將家業傳給他，執掌了郡司之職。而成雙在經過大物(白妙沉江之處時)打撈出白妙所沉之寶物。

## 4. 《江口俠妓憤薄情怒沉珠寶》中的日本因素

## (1) 小說中人物都換做日本人名：

	《負情儂傳》	《江口俠妓憤薄情怒沉珠寶》
女主人公	杜微	白妙
男主人公	李生	小太郎安方
鹽商	新安少年(不具名)	柴江酒部輔原繩
阻礙人物	藩臬司長官	箱崎太夫正方
義士	借錢助李生贖杜十娘者(不具名)	岸惣官成雙
翻作中增加人物		和多然重

(2) 故事關涉的地點都換成日本地名：

《江口俠妓憤薄情怒沉珠寶》中白妙要隨小太郎走之前，與她的姐妹小雪道別。小雪的家所在地名“川下”；《負情儂傳》中李杜二人換舟之處在瓜洲，而《江口俠妓憤薄情怒沉珠寶》中在“大物”。《負情儂傳》中李杜二人乘船行進的方向是“吳越山水間”，而《江口俠妓憤薄情怒沉珠寶》中是小太郎的老家“築紫”。

(3) 日本風物：

菊花與刀是日本民族喜愛的風物。這在《江口俠妓憤薄情怒沉珠寶》也有再現。如《江口俠妓憤薄情怒沉珠寶》中對小太郎與白妙二人停船瓜洲時的生活細節進行了描寫，如描寫了重陽節時二人對菊吟詩的情景。白妙詩“解印歸來欲臥家，東籬無菊首堪爬。叮嚀莫索塵中種，恐是路旁媚客花。”中就關涉菊花。而小太郎為贖出白妙，拿出去典當的東西是長刀、短刀。後來賣掉白妙、從柴江處得到的交換之物也是長刀、短刀。

(4) 都賀庭鐘時代佛教的流行在小說中的反映：

如《負情儂》中的老鴿到了都賀庭鐘筆下成了一個佛教徒，《江口俠妓憤薄情怒沉珠寶》中老鴿自稱：“老身吃齋念佛。”又如白妙被賣後，書寫《法華經·譬喻品》中：“不知不覺，不驚不懼。”迷則失法華，悟則得法華。白妙也是佛教徒，而且對《法華經》有自己的領悟。甚至與白妙一起的其他妓女的名字竟然用佛教中的菩薩名來代替，如“文殊”、“普賢”。

(5) 都賀庭鐘時代日本物產對外交流在小說中的反映：

在《負情儂傳》中杜十娘投入江中的依次有：第一次：集鳳翠霓，數百萬金。第二次：翠羽、明璫、玉蕭、金管，值幾千金。第三次：古玉、紫金之玩，世所罕有，其價蓋不貲。第四次：夜明之珠。這些東西都是中國本土的產物。

而《江口俠妓憤薄情怒沉珠寶》中白妙打開的三層盒子中依次有：第一層：太秦的牛頭香，亞刺敢的雀腦香，奇南的沉水香。九華丹、絳雪丹，紫靈反魂丹，皆是仙藥。第二層：金條、金環、八寶器具、珊瑚枝、琅玕玉墜、球琳、琨瑤、火珠、琬琰、回回的自鳴鐘、地中海的金錢龜、燕窩的安

達貝、扶桑的瘦扶手、鮓答猴玉。第三層：上等夜明珠、火齊珠、劍玉、鏡玉、通天犀、人魚膽、鳳琢、龍珠等無價之寶。

其中提到“回回的自鳴鐘、地中海的金錢龜、燕窩的安達貝、扶桑的瘦扶手、鮓答猴玉。”明確說明瞭寶物的產地，表明了日本鎌倉時代物產交往的情況，側面反映出當時日本已經同地中海、甚至非洲的一些國家有了物質貨物方面的交流。

這些都是都賀庭鐘《江口俠妓憤薄情怒沉珠寶》中與宋懋澄不同的地方，也是作家結合日本本土的實際情況對小說進行改編、小說本土化的嘗試。

由以上我們將中國《負情儂傳》與日本《江口俠妓憤薄情怒沉珠寶》的比較可以看出：在小說的人物、情節、語言等方面，兩者沒有太大變化，除了將宋懋澄原作中的中國人名、中國地名換成日本人名、日本地名以及增加了一些人物及情節、細節描寫外，基本上是一致的。特別是從語言方面來看，很多地方基本上是對原作的翻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江口俠妓憤薄情怒沉珠寶》中翻譯原作的成分遠遠多于作家原創的成分。雖然如此，但是我們也不能忽視都賀庭鐘的改造的內容。由《江口俠妓憤薄情怒沉珠寶》結尾的處理我們可以看出都日本鎌倉時代男權社會下對女性命運的態度。

都賀庭鐘對故事情節的改造主要體現在結尾的處理上。在《負情儂傳》中，杜十娘沉江後，故事便隨著杜十娘的沉江戛然而止。而《江口俠妓憤薄情怒沉珠寶》在杜十娘沉江後，續寫了兩個人物的結局。一個是小太郎的結局，小太郎帶著柴江的長刀、短刀等寶物回到家中，經和多然重的求情，得到了父親的原諒，繼承了父親的職位。而成雙在經過大物(白妙沉江處)時不意打撈出白妙所沉的寶物。成雙獲寶，似乎是為了映證佛教的“善有善報”的道理。而小太郎的結局所體現出來的，却是都賀庭鐘生活時期日本男權社會下對女性命運的態度。

《負情儂傳》的結局全然是悲劇性的，而《江口俠妓憤薄情怒沉珠寶》通過對李甲結局的續寫，使讀者的注意力由杜十娘的悲劇轉移開來。《江口俠妓憤薄情怒沉珠寶》小說最後的結尾有這樣一段話：“世之好風月者讀了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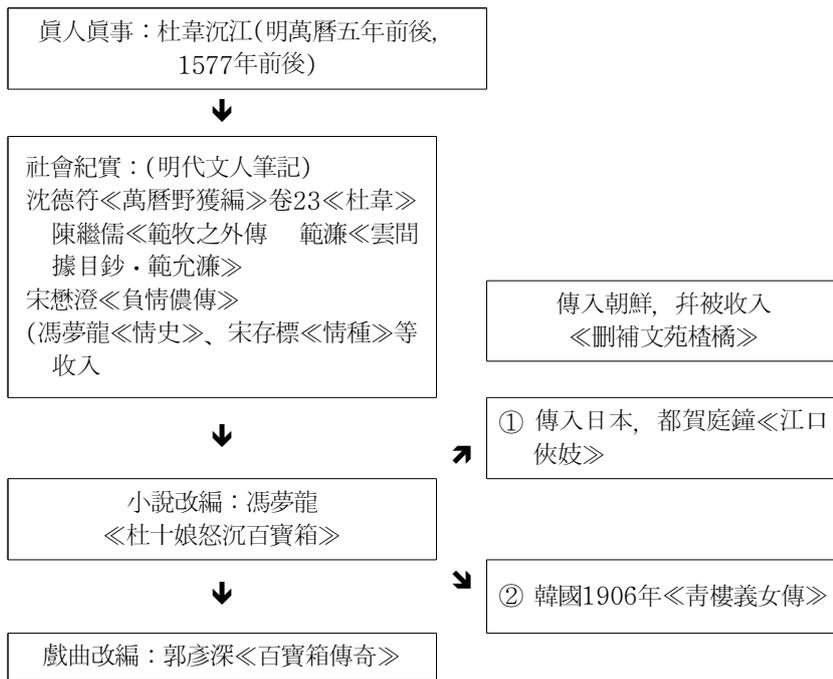
篇，如能知性而止，則庶幾不為他人笑矣。”最後的結尾雖然簡短，只有這麼幾句話，但是却道出了都賀庭鐘對這件事的看法及創作這篇小說的動機：那就是以小太郎浪子回頭的故事來驚醒世之讀書人。可以看出作家的立場在男主人公那裏，體現出作家對男子博取功名途中誤于女色的同情。在都賀庭鐘增加的結尾中，我們看不出作家對白妙悲劇的反思，而是勸士人要以小太郎為戒。對白妙沉江，我們不能否認都賀庭鐘對白妙人生悲劇所持的態度也是同情的，但是小太郎的前途似乎在作者看來比白妙的人生更為重要。這是《負情儂傳》與《江口俠妓憤薄情怒沉珠寶》最大的不同，也是兩部作品精神的不同之處。

#### V. 結論：從真人真事、社會紀實、小說創作到跨國流傳與改編

杜韋沉江本來是發生于明代萬曆五年前後(1577年)的真人真事，經過二十多年的流傳後，從1600年到1607年(萬曆二十八年到萬曆三十五年)間，作家宋懋澄以社會紀實的形式寫了下來，後又經過小說家馮夢龍的改編成為一篇小說經典。事實上，小說出現後還出現了根據杜十娘故事改編的戲劇，明人郭彥深的《百寶箱傳奇》。小說《負情儂傳》後傳入朝鮮，為英祖時期丞相金錫周選入《刪補文苑植橘》。馮夢龍作傳入日本後經過江戶時代作家都賀庭鐘的改編，對本源于中國的故事進行了日本本土化的創作。有意思的是，韓國的改編直到韓國近代才出現，韓國讀者對杜十娘故事的興趣與熱情，從朝鮮英祖時代開始一直保持到近代。

根據以上論述，我們不妨對杜十娘故事的發生及傳播路綫做一番簡要的描述，請看下圖

《杜十娘故事的生成與傳播示意圖》



杜十娘故事本本本來是一件男女主人公為愛而死的感人愛情故事，但到了宋懋澄及馮夢龍那裏故事發生了變形，變成了一個男子薄情而致女子絕望沉江的故事。傳入韓國、日本後，雖然保存了故事的基本情節，但是進行了本土化的創作，甚至故事的基本精神都發生了變化，在日本作家的翻作中，原作中體現出來的悲劇精神被淡化，這是與原作最大的不同。

<參考文獻>

[明]宋懋澄撰、王利器校，《九齋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  
譚正璧，《三言二拍研究資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馮夢龍, 《警世通言》,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孫楷第, 《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 上雜出版社, 1953.
- 徐朔方, 《宋懋澄年譜》, 明清小說研究, 1997年 第一期.
- 沈德符, 《萬曆野獲編》, 中華書局, 1959.
- 馮夢龍, 《情史》, 嶽麓書社, 1986.
- 陳繼儒, 《陳眉公集》, 愛如生影印本.
- [韓]金錫周選編、樸在淵點校, 《刪補文苑植橘》, 鮮文大學校.
- 李樹果, 《日本讀本小說名著選讀》, 2005.
- 劉勇強, 《中國小說在域外傳播的幾個問題》, 《上海師範大學學報》, 2007年  
第五期.

### <國文提要>

杜韋라는 기생이 강물에 투신하여 자살한 이야기는 명나라 만력(萬曆) 5년 전후에 있었던 실화이다. 그 후에 20년 동안 계속 유전되었고, 1600년부터 1607년까지(즉 만력 28년부터 만력 35년까지) 작가 宋懋澄이 사회 실록으로 기술하였다. 그 후에 풍몽룡이 송무징의 <負情儂傳>을 바탕으로 개작하여 의화본 소설로 만들었다. 수십쌍 이야기의 원형은 원래 남녀 주인공이 서로 사랑하기 때문에 죽었다는 감동적인 이야기였으나, 송무징과 풍몽룡의 작품을 보면 사랑을 배신한 남자 때문에 여자주인공이 절망하여 강물에 떨어져 죽었다는 이야기로 변하였다. 그 이야기는 나중에 한국과 일본에 차례로 유입되었다. 한국과 일본의 변안작품은 중국의 수십쌍 이야기와 주요한 줄거리는 거의 같지만, 현지화 과정을 거치면서 이야기의 기본적인 정신에 다소 변화를 가져왔다. 한국 작가의 변안작품을 보면 작품의 결말에 작가의 勸誡 목적이 드러나 있으며, 일본작가의 변안작품을 보면 원작 속에 나타났던 비극적인 정신이 약화된 것이 원작과 가장 큰 차이점이라 할 수 있다.

주제어 : 두십낭이야기, 원형, 한국, 일본, 수용